

清儒學案

世章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八

天津徐世昌

定盦學案

定盦學出金壇段氏後從武進劉氏受公羊春秋遂大明其手西京之學其見於文字者推究治學本原洞識周以前家法同光學者喜治公羊託於微言大義穿鑿附會寢致恣肆此則末流之失未可以議前人也述定盦學案

龔先生自珍

龔自珍後名鞏祚字璦人號定盦仁和人麗正子初由舉人援例爲內閣中書道光己丑成進上歸原官洊升禮部主事謁告歸遂不出先生爲段懋堂外孫幼從授經故學有師承十四歲攷古今官制後成漢官損益上下篇百王易從論一篇十七歲

游太學見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爲金石之學二十一歲充武英殿校錄遂爲校讐掌故之學於經通尙書公羊於史長西北輿地於文出入周秦諸子嘗著大誓答問設論凡二十六事據劉向父子之說辯古文之本無此篇今文所采自出逸書之大誓解劉申受序稱其有功於經甚鉅其說詩以涵泳經文爲主於古文毛氏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爲詩非序詩非毛詩非鄭各一卷又嘗佐修會典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皆出其手因撰蒙古圖志三十篇又有孤虛表一卷則訂裴駟史記集解之誤也他所著有尙書序大義尙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春秋決事比定盦詩文集

參史傳
祿撰序

劉逢
定盦

文集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尙也其遽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跽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跽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遽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纍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瘡遠則亡瘡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跽富者安貧者日瘡傾富者日瘡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

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詳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子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歛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歛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

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傾
樂乘欹車屋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
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
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
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
以其國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
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思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
思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
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
事如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思矣曰後
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
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

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
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
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
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
妖之肆若男女呶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
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
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旣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
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
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
以餽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
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
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

年幾於平矣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思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恆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不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

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

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擅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叩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

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成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成期功恩亦綱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棗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籜以爲帚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

蔬苧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癰寒暑濕乾不以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癰寒暑濕乾不以愬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

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源流具矣籌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綱總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諜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幅之主也

自記曰商之衰農不知宗故公劉立之周之衰農不知宗故管夷吾立之周之盛也周公康叔以宗封其衰也周平王以宗徙翼頃父嘉父戎蠻子皆以宗降漢之實陵邑以六國巨宗徙國以農徙也農之主伯徙則亞旅盡徙若無宗法上安能旅徙而族封有司之令梗塞國安恃此散無友紀之百姓

哉神堯亦弗得平章矣又曰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不曰有天下國家周禮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宗以族得民
民之宗如何左傳師服曰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皆有等衰是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或以族
降或以族徙或以族開墾其叛者亦以族蓋世酋無析產之
俗故世世富足令羣支仰賴以活而苗裔能言其先派有至
數十世之多者此文之旁證也又柳子厚封建論亦先有下
而漸有上之義亦此文旁證或曰宗法立專隆大宗以士庶
而爲強幹弱枝之謀仁與應之曰子之言知鵬鵠詩人均平
之小義而不知大易長子主器之爲福也先王正天下之大
分分定而心安義卽仁也無貴賤一也附圖一

大宗圖

大宗

子甲 襲大宗百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立為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丁 皆立為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 為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圖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亦足食

子乙 立為羣宗別請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閒民

圖三 羣宗圖

羣宗

子甲

羣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聞民雖堯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閒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禔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臯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

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仇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歟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仇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仇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